

第七話

一本藥目



同仁堂目前收集到不同時期的《同仁堂藥目》共十二本，所收藥品系統整理過三次，每次都要增加新的內容，最後一次是清同治年間，以樂平泉與夫人許葉芬（號少雀）為首共同整理出來的。

他們整理出的這本《同仁堂藥目》（以下簡稱《藥目》）非常完整，既有目錄，又有每種藥品的功能主治，是很有參考價值的同仁堂文獻。筆者所見《藥目》為黃皮藍簽線裝本，上有「同仁堂藥目」五個楷書大字，下有「許葉芬署檢」五個小字，並蓋有少雀印章。封二除「同仁堂藥目」外，左下方有「本堂藏版」四字。封三刻有「光緒乙丑仲春（一八八八年）重刊」，書尾有「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一年）榴月重刊識」，至今已有九十年。《藥目》內容共分為三部分：一是序言及藥目相關內容；二是記錄了與假冒同仁堂的商業投機者進行反覆鬥爭，有時還要藉助官府力量，以求禁絕這類以假混真的事件；三是兩篇附文。

〈序一〉為樂鳳鳴（號梧岡）於康熙丙戌年（一七〇六年）親撰，他說：「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，先君號尊育，為太醫院吏目……喜閱方書，辨藥味地道疑似，嘗語人曰，古方無不效之理，因修合未工，品味不正，故不能應症耳。」又說：「同仁二字可命堂名，吾愛其公而雅，須志之。」還提到：「予業舉子碌碌三十餘年，先君之訓幾忘之矣，壬午鄉比後，閒居無事，追憶昔年遺訓，翻然勃然鼓舞而為之，遂立同仁堂藥室焉而至於遵肘後，辨地產，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，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。」

關於同仁堂創辦的年代，樂松生在〈北京同仁堂的回顧與展望〉（《工商史料》（一）第一百五十四頁，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）中說：「關於同仁堂創辦的年代，根據《藥目·敘中》說是一七〇二年（康熙壬午），我們為什麼說是一六六九年呢？那是根據現在正陽門外，大柵欄同仁堂門市部懸掛的一塊康熙己酉年的老匾而來的。」

樂梧桐在〈序一〉中提及的「遵肘後，辨地產，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，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」，這個至理名言已成為今日同仁堂的堂訓。

封三刻有「光緒乙丑仲春（一八八八年）重刊」，但《同仁堂大事記》（同仁堂史編委會二〇〇四年編，第二十頁）上載該《藥目》是清光緒十五年，即一八八九年發行的，或為乙丑仲春交稿，年底發行的。

〈序二〉說：「本堂之有藥目也，有由來矣。先四世祖尊育（樂顯揚之號）公為太醫院官，喜覽方書，辨藥味地道疑似……五世祖梧桐公守其遺訓，於康熙壬午在京都正陽門（即前門）外大柵欄路南設立本堂字號……炮製必依古法，購料不惜重資。五易寒暑而丸散膏丹厘然各備、隨別類分門匯為一書，一時海內流播。」又介紹說：「迄今御藥房供奉個珍品亦由本堂揀選，所謂門擅桐君之術，家傳葛氏之方。」還說：「先大夫印川公司職兵曹，情殷濟世，更於公餘之暇廣求活人之方……所增藥目殆不下數十百種，如虎骨酒之強壯筋骨能治風濕腳氣……安神贊育丸之調經養血、種子延年……如意長生酒之能治氣血兩虧，夜不能寐諸症，凡此等類皆係先大夫印川公虔誠創造，屢建奇功，

實古方所未備用，珍密而不授人者也。」

本序言未署名，從稱謂上看，當為許葉芬親選。〈序一〉及通篇文字用宋體字，唯此序文用手寫楷書，以示其為綱領性文字，除回顧本堂創業者四世祖及五世祖的功績外，又提到供應御藥房的概況。由於同仁堂配製藥品療效顯著，很早就博得朝廷賞識，由皇帝欽定同仁堂為御藥房，辦需用藥材及代製內廷所需各種中成藥。同仁堂在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三年）開始供奉御藥房用藥，至清末近兩百年間未被更換，至今故宮仍存有同仁堂所製紫金錠、黎峒丸等成藥。據前輩告訴筆者，同仁堂丸散一向真材實料，遵古炮製，對每位患者都是一視同仁，對御藥房只是小心伺候，上邊什麼時候要什麼藥全都準備好，如每年夏季皇帝、皇后要到承德避暑，需帶大量藥品，同仁堂都要提前準備好。至於御藥房所用之藥只是另室存放，而藥物本身與平民所用並無區別。

當年同仁堂是在封建皇權長期統治下成長起來的，因為有著供奉御藥房的榮譽，自然享受到一定特權，但對樂姓人來說，既是福，也是禍。據說雍正時，皇家親兄弟爭搶帝位，自相陷害，硬說是吃錯了同仁堂的藥而將樂姓人問斬菜市口；也有另種說法是徒弟拿錯了藥，所以此後同仁堂再也不用徒弟。尤其是光緒至宣統時，列強侵華，割地賠款，國庫空虛，皇家欠同仁堂一大筆債，共計十八萬七千餘兩紋銀及二十三萬五千文製錢。當時樂家已很富裕，就不願出頭再找麻煩了。

〈序二〉還有一個重要內容，就是介紹樂印川精心配製近百種藥品的情況。他精研古

方，結合自己的經驗，研究配製出百八十種成藥和藥酒。反覆實踐證明，這些藥品品質高藥效好，成為日後他在商業競爭中的有力武器。他先在廣仁堂試用，繼之在同仁堂寄賣。他擠走了外股，還清了債務，僅用十二年時間就把僅占百分之一的同仁堂股份又收回到百分之百，整個同仁堂再次回歸到樂家手中。在此過程中，這些藥品也立下了不世之功，成為此後同仁堂的特色藥，而且經久不衰，輝煌至今。

光緒版《藥目》與乾隆版《藥目》

乾隆版《藥目》為左上角豎寫「同仁堂藥目」五個篆字，很可能是從最早的樂鳳鳴原版鐫刻下來的，此版《藥目》內僅有樂鳳鳴序一篇，是大號宋體字。正文第一頁有「乾隆甲申（一七六四年）中秋舊版刷用日久，字句不清，孫以中重刊便覽」一行中號字。後面是「同仁堂虔修諸門應症丸散總目」，下分：風痰門十四種、傷寒門十五種、暑濕門十種、燥火門二十二種、補益門六十種、脾胃門二十五種、痰癩門二十五種、氣滯門二十九種、瀉痢門六種、眼目門十四種、瘡科門四十種、婦科門二十五種、小兒門四十種、咽喉口齒門九種、雜治門十八種，共計十五門，三百五十二種（自行統計，有人記載是三百六十二種）。文獻載：「乾隆版實為康熙四十五年（一七〇六年）樂鳳鳴分門彙集的《樂氏世代祖傳丸散膏丹下料配方》及《同仁堂藥目》三百六十二首的繼續，一直延

用至一七六四年。」

因乾隆版多處模糊不清，一藥名僅能辨一、二字，故無法核對光緒版是否刪減，但主要是增添了不少藥品，兩版在分門、排列順序上也有不同。光緒版實為同治時樂印川與許葉芬等人共同整理的，於光緒時重刊，計有風痰門三十一種、傷寒門二十七種、瘟疫門七種、暑濕門十五種、燥火門二十八種、補益門八十六種、脾胃門二十八種、瀉痢門六種、眼目門十九種、婦科門四十四種、痰癩門三十一種、氣滯門三十三種、瘡科門五十六種、小兒門五十五種、咽喉口齒門十三種，補遺門十二種，共十六門四百九十五種。

光緒版比乾隆版收藥多出一百三、四十種，除總目及分門外，各藥都有詳細的功能主治，患者可以一目了然，下邊是分門記錄所收諸藥，最後一門是雜治門，凡是不好分類的藥都暫放此門。光緒版還有一些明顯的改進，即增設了瘟疫門，而把雜治門改為補遺門，都是可取之處；唯將婦科門與小兒門中隔三門，不解何意，不如乾隆版將二門連續排列自然順暢。

光緒版《藥目》概況

此《藥目》分為十六門，直到解放後，同仁堂成藥基本上還是依此框架，除補遺門已分類歸入各門外，共計十五門。同仁堂的配本與眾不同之處，主要在於選料與劑量方面。

解放後，同仁堂丸散仍用老方，只有銀翹解毒丸、藿香正氣丸等少數藥品經過科學分析，採用了古醫書上的配本，不再使用同仁堂的老方。

幾種名貴品牌

一、虎骨酒（風痰門）

在〈序二〉中樂印川所創新品內，首先提到的就是虎骨酒。《藥目》載，專治男婦老人筋骨疼痛，麻木不仁，半身不遂……跌打損傷……強筋壯骨，益壽延年。筆者於孩童時，親見同仁堂藥廠有一專人在特製的虎骨酒桶上，用朱筆在一面寫上「京都同仁堂」，另一面寫上「虎骨酒」。該桶用硬紙糊成，高約一尺，徑約二點五寸，黃不黃，綠不綠，一種很陳舊的顏色，字乾後再塗上一層桐油。酒瓶深綠色，藥酒淺棕黃色。此酒遠銷海內外。同仁堂曾想改變一下包裝，但老主顧及華僑不認可。虎骨酒製好後要在缸內存放兩年，待燥氣去淨，藥味純正時方可出售。現我國為保護野生動物，此藥已停用多年，名噪一時的虎骨酒已成為歷史。

二、再造丸（風痰門）

《藥目》載：「治男婦中風不語，牙關緊閉，不省人事，半身不遂，一切癱瘓痰壅氣

閉及小兒急熱驚風等。」

清代太醫院院史李德昌為慈禧太后治病，擬定出一份以活血、通絡、祛風為主的丸藥，命名為再造丸。同仁堂代製此藥時獲得其處方及工藝，根據多年的製藥經驗，對原方略加調整，使其配伍更加完善。

三、安宮牛黃丸（瘟疫門）

《藥目》載：「專治瘟疫日久不解，傳入心胞，神昏譫語，目赤唇焦，疹癰不露，其毒不能外現，勢必十指蠕動，大有外脫內陷之虞。」

除上述療效外，近年來以治中風亦甚有效。筆者於一九九一年得了腦血栓，右肢不便，口不能言，只能吐二字句，於發病當日服下吾女在展覽會上購得的同仁堂安宮牛黃丸兩粒。現雖有後遺症，但至今仍能騎車，居委會也未發殘疾證。當然，患病程度大有區別，血栓栓在何處是關鍵。總之，於患病當日服用此藥可減輕病症。此藥應在醫生指導下使用。

四、如意長生酒（補益門）

《藥目》載：「治男婦左癱右瘓，半身不遂，口眼歪斜，手足頑麻……並三十六穴風，七十二股氣……男衰女子血虛……久無子嗣。」

在電視劇《大清藥王》劇本及有關文獻中，有一段關於如意長生酒的記載：「此藥究竟有何療效，慈禧皇太后何以終日服用？在清宮內廷太醫院錄存同仁堂配方簿檔案載：『陳存捐性加減史國公酒四十斤，陳存捐性加減五加皮酒六十斤，鮮木瓜絲泡酒十斤，外兌木瓜酒一百斤，以上共合一處，蒸淋入缸內，數年捐妥用之。』關於酒的療效，《清宮太醫院配方簿》載：『大能充肌膚，緊發齒，長鬚眉，通筋骨，益血脈，壯精神，活筋絡，補元氣，此酒久服可以得心如意，益壽延年。』」慈禧太后由於政治鬥爭消耗過大，所以當時患有消化不良、胸膈不爽之疾，另外還有輕度中風，因此經常讓李蓮英直接去同仁堂訂此藥酒，療效甚好。

五、白鳳丸（婦科門）

《藥目》載：「專治婦女氣虛血衰，經血不調，久不孕育，屢經小產，胎前產後，諸虛百損。」

清嘉慶時，樂百齡（其繼子為樂平泉）每去同仁堂都遇到很多婦科病患者。這一點觸動了他，返家後遍尋方書，他發現明人《壽世保元》中的〈帶下篇〉、〈虛勞篇〉及調經諸方都有白鳳丸。他反覆實踐，調整配伍，最後研製出烏雞白鳳丸的配方，他夫人誇讚他為婦女辦了一件好事。

雖然白鳳丸、藥典烏雞白鳳丸與同仁烏雞白鳳丸配方與劑量有所不同，但都是以烏雞

為主料，約占總量的四分之一，工藝過程也大體相似。

筆者於少年時，曾多次親見同仁堂藥廠蒸淋藥酒及製再造丸過程。在藥廠東部空地處有一大鍋台，在其西側有一斜下坡小路，在鍋台中部置一直徑約二尺半的大鍋，中放一直徑約二尺的銅罐蒸淋藥液。以製烏雞白鳳丸為例，宰殺三十二隻純種烏雞，雞冠呈烏紫色，遍體白毛，去掉毛、腸、爪後，置銅罐內，事前在底層先碼放生牡蠣、生鱉甲等硬殼藥材，再放入人參、當歸等藥，注入紹興黃酒，加蓋封嚴，放入大鍋，隔水蒸煮二晝夜；停火後，再次加入適量黃酒，繼續蒸煮二晝夜，待涼後取出藥料，與丹參、山藥等藥材粗粉拌勻，乾燥後打粉，和蜜，製成藥丸。

此外，筆者在兒時常取山楂丸（氣滯門），佐以一些學生譽為中國咖啡的焦三仙（焦山楂、焦麥芽、焦神耬），既可消食順氣，同時也是一種類似零食的享受。

幾種名稱奇特的藥物

一、太乙神針（風痰門）

治半身不遂，筋骨麻木。用千年健、人參、穿山甲、山羊血、麝香等十六味藥，與艾絨、雞蛋清混勻製成艾條（即艾卷），過去用七層粗布敷於患處，今常以相應膏藥代替，

直接用艾條灸熨，幾秒鐘後，病人有燒灼感時，立即止灸。現雖仍有人使用，但不普及。

二、白龍粉（傷寒門）

治心胃實熱，二味藥共為細粉，散劑。

三、五味薑（傷寒門）

可散風寒，消食暖胃，用鮮薑片與十一味（另法用八味）藥粉末混合，再用江米麵混勻，製成糊丸。

四、金鎖匙（瘟疫門）

治咽喉腫痛，五味藥研成細粉，散劑。

五、番瀉葉（燥火門）

此藥不寒不熱，氣味平和，專治大便艱難，糞如羊矢（屎）……滾水沏泡代茶飲，神效。

本品為豆科植物尖葉番瀉（*Cassia acutifolia Delile*）的葉，原產於熱帶非洲，印度也有產，我國雲南已引種栽培。歐洲生藥學也有此物記載，可用作緩瀉劑。此藥液淺棕黃色，不苦而味淡，有豆腥氣。

六、黃花油（瘡科門）

此藥止痛消腫，治燙傷。名為黃花，卻無黃花；乃三味藥用香油炸，油色黃，故名。

七、秘製一筆鉤（瘡科門）

一名白錠子，治無名腫痛，疥癬頑瘡，敷之神效。八味藥，化為錠劑。

（同仁堂原總工程師金靄英教授及鮑志東等幾位師傅幫助查文獻，研究配本，解答很多問題，特此致謝。）

與假冒堂號者進行不懈較量

樂平泉（號印川）於道光二十三年（一八四三年）將同仁堂百分百地回歸到樂姓之手。當時同仁堂是怎樣的情況呢？經請同行中人公盤公算，物貨價值抵銷外，實虧欠銀八萬四千餘兩。印川公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，在他銳意經營下，幾年間就扭虧為盈，生意日有起色，聲譽遠播。在此時應有好日子過了吧？不，新的矛盾又產生了！他接管同仁堂僅九年後，於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年）就出現了于大等人私刻同仁堂圖章、售賣假藥的事情。

在《藥目》兩序之間有一篇啟事：「本堂自康熙壬午歲開設京都正陽門外大柵欄路

南，多歷年所並無分店在外，前有在都城私刻本堂字號及開設同人堂藥鋪者悉經本堂稟都察院，御藥房出示嚴禁在案，但此等圖利小人靡所不至，或冒稱自本堂竊出或藉口代賣，不無疑假混真之弊，近又聞各省市鎮有冒充本堂字號，直掛京都同仁堂招牌售賣假藥，謬稱本堂分店。」

在〈序二〉之後再次啟事：「本堂自康熙年間開張至今，選料精純，配製詳慎，以此名馳四遠，賜顧雲集。乃有無恥之徒，偷刻本堂門票，造做假藥，勾串客店會館，謬稱其藥目自本堂盜出，自甘認賊，減價騙人……是以本堂萬不得已，於咸豐二年三月初六呈送，蒙院憲大人將售賣假藥之於大等枷責示眾，並出示嚴禁假藥在案……」下面是官府告示：「欽命巡視中城察院端袁為出示嚴禁事，據同仁堂喊告于大、于二因私刻伊鋪字號，冒充賣藥等情一案，並經本院飭起出同仁堂等字號圖記等物，當堂呈驗，查該犯等冒充字號、售賣假藥，誤人病症，性命攸關，且屢經犯案，怙惡不悛……咸豐二年三月十一日。」

下面又是一個告示：「本堂自康熙壬午開設至今，並無分鋪，近有開設同人堂藥鋪者與本堂字號音韻相同，希圖售賣假藥。當經稟請御藥房行文都察院……一體出示，嚴禁不准該鋪冒充字號，並將私刻本堂門票、售賣假藥之人一併嚴拿……」

下面是：「欽命巡視中城察院為嚴禁曉諭事奉都察院劄開准：御藥房文稱，據同仁堂鋪東樂孟繁（樂印川之長子）、南人張志雲呈稱楊梅竹斜街開設同人堂藥鋪，顯係冒名影射、以假混真……同治八年三月初三日。」

對此，同仁堂的相應措施是在《藥目》中一再強調：「遠近官商鑑及本堂向無分店，凡賜顧者務須親至本堂，當面交易，即託人代買亦必託妥實親友親身購取，毋為小人所惑。」

關於冒名侵權行為屢見不鮮，真可謂是樹欲靜而風不止，直至今日仍有這類事件發生，甚至在海外也有這類事件發生。《同仁堂史》第三十四頁載，〈中國北京同仁堂（集團）有限責任公司授權法律顧問聲明〉中有這樣一段話：「任何假冒同仁堂名號、假冒同仁堂商標的行為均屬侵權行為，集團公司授權法律顧問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。」

◎ 補充說明：

一、求嗣說

《藥目》載：大意說是青壯年對子女不以為意，過了四十就「求之既切，得之逾難……今則年及四十，往往已衰或多置媵妾，妄服金石，將以求嗣，不其難乎……欲求嗣者當自慎起居，節飲食始，起居慎而後精力健，飲食節而後神氣清，多則一年，少則百日，單身獨臥，一意寡營，每月落紅五日後已過半夜，將及五更，心腎既交，精力斯足，人之生理實在此時，受孕後惟夫婦分房最為保胎要著」。

這是一篇很可參考的求嗣說。先曾祖父印川公四十無子，初婚王夫人，體弱多病，無所出，中年病故。印川公在《藥目》後有此一說，一方面是經驗之談，同時也曾是他的切膚之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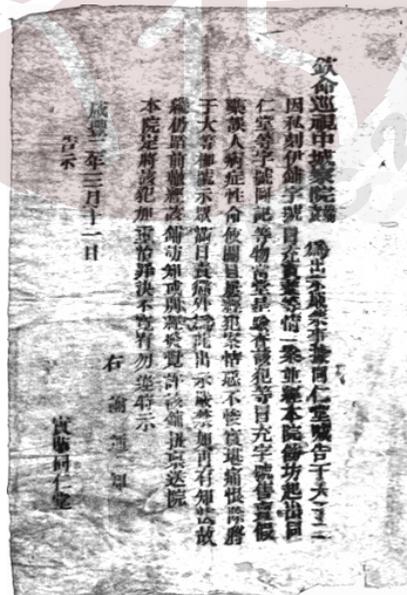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治小兒出痘良方

用茅廁坑舊磚三塊……，洗淨可治天花。此法既不衛生，又兼有迷信色彩，實不可取。況今日眾嬰兒出生後即注射天花疫苗，近幾十年已無麻面人出現。但印川公的出發點還是好的，筆者猜測他們幼夭的二女或因此病而廢命，老人家從鄉野得此偏方，故附志於此。





許葉芬署檢的《同仁堂藥目》



清末咸豐時期的官方打假文告